

此間深處一陽明山簪花行

要說不期盼一場旅行，其實是騙人的，尤其是西方電影看多了以後，時常會有《享受吧！一個人的旅行》這樣的幻想，要是能一個人出去，遇上一場轟轟烈烈的豔遇就更好了，事實卻是這一整個寒假，我都沒有出門。

直到舊曆年假時，我媽終於從大陸回來了，我才有了一次旅行的機會。她是讀企管的，但是對英語教學比較有興趣，從前在台灣의私立幼稚園執教，著實風光了一陣子，可惜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，早從十年前開始，她在台灣就因為受不了業主剝削的緣故自行開業，成績卻不理想，只好轉戰大陸，在那裏從事私立英語補教業，儘管收入頗豐，她卻飽受思鄉之苦，對那裡的風土民情始終不適應。

至於我的阿嬤，在她年輕時，為了載媽媽上學，在回程路上被機車撞倒，截肢了大半輩子，從那之後，她由於自卑，一直都不喜歡出門，同時，她卻嚮往著外頭美麗的人事，她常叨念著要看杉林溪的牡丹花。可是媽媽在去大陸工作前，擔心汽車保養的問題，把車賣了，所以我們沒有去杉林溪的交通工具。

「阿嬤已經很老了，不知道還剩下多少年……可以的話，真想帶阿嬤去北京看牡丹花，洛陽也有牡丹，都比杉林溪的漂亮，但是阿嬤對大陸有偏見、不喜歡出國，我們又沒有車，可以帶她去杉林溪。」

正巧，我的阿姨打電話來拜年，提議我們兩家聚一聚。「煒娟，不用這樣啦，每年都這麼孝順，我很好啦，不用你這樣請。」可能是阿姨住在台北，沒辦法就近孝順阿嬤的緣故，每年她都會請我們到很高級的餐廳吃飯，作為實質的補償。

「那我們就順便到陽明山，洗個溫泉，看看櫻花。」媽媽提議道。雖然阿嬤一開始看起來很不情願，後來還是顯露出高興的樣子。然而，等到夜裡，只有我和媽媽一起吃消夜的時候，媽媽才偷偷的告訴我：「我們這樣出去住一個晚上，要花一萬五，是外面很多人一個月的薪水！但是我們給她老人家的，遠遠不夠多，她從年輕開始拉拔我長大，等到我生下你，她就照顧你、照顧我們全家人，如今她已經八十了。我訂了台北 101 的頂鮮餐廳，那裡的食物好不好吃，我不知道，但是那裡的夜景鐵定是最頂級的。她配看這種夜景，也配吃最頂級的食物，你跟著去，是沾了阿嬤的光，知道嗎？」

我們一路坐計程車上山，由於年節走春的緣故，陽明山上已經熱鬧一片，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，下山的車少、上山的車多。

司機是當地人，已經在台北載客很多年，他感慨地說：「照理來說，現在是『雨水』，每年的這時節應該要下雨，今天天氣卻這麼好，看來是個歹年冬啊。」我才為今日的好天氣高興，以為上天賞臉，卻沒想到這可能是缺水的徵兆。

那司機又說：「平常這些路邊的櫻花都開得很大、很挺，可是今年『年不好』，花都垂垂的了。」我還是覺得花很大、開得很漂亮，不過司機是當地人，跟去年的花一比究竟是如何，他心裡一定有數。

上山塞車了很久，我停在靜止的車陣中，看著路邊翩然落下的櫻花，興起了「無可奈何花落去」之嘆，看著這些紅而靜美的落紅片片，風裡落花誰是主？她身不能主，大多都從枝子上吹落了，埋在土裡頭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雖說是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，但是對照著司機的話語，我又感慨道：君看今年樹上花，不是去年枝上朵。

花開了，花又謝了。雖說聚散有時，生、滅都是同樣的天道，作用在不同的層面上，暫時也好、永恆也罷，都是自然的，是上天所賦予的，人應該認識這個規律，不該只執著在單一面，否則有失偏頗。然而孔老夫子說：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如若人人皆能看破，辛棄疾又何必吶喊「春且住」？人，不正是因其多情、有情，而帶有一種婀娜之美？

在春節期間上陽明山，跟許多人一起擁擠，還是比較庸俗的，然而路邊全是滿滿的櫻花，又讓人眼花撩亂，感到值回票價。這裡的花並不是路邊隨處可見的野櫻花，小小的、那麼熱情，毫不避諱的到處亂綻，飄零了也無人管束；也不是武陵的吉野櫻，貴美無比，珍而稀，有股高雅、凜然似梅的矜持氣質。我只看見，從上了仰德大道開始，就有數不完的櫻花，圓張著花瓣，佇立在行道的兩側，有的桃紅、有的粉紅，上下交疊，錯落得十分有致，層層花朵在風中搖曳生姿、花枝亂顫。

山裡不只櫻紅，也雜植了許多不同的綠樹。我見到有間小別墅，自平地橫起，坐落得氣派不說，一排修剪整齊的園樹之中，竟獨摻了一棵木瓜樹，顯得漫不經心，那細細歪歪的樹幹，竟有種弱柳扶風的美感。

我說：「是不是有人吃木瓜，把籽吐在那？」阿嬤說：「那也不一定。有時鳥吃了木瓜，在那裡大便，樹就長出來了，如果長得好，以後還有木瓜可以吃。」我不禁想，那戶人居然沒在小樹苗剛冒出來的時候，嫌他不整齊、挖掉他，可以說是很有愛心啊！

上到陽明山，最顯著的特徵，就是一股淡淡的硫磺味飄散在空氣中。我們車子正在走的路，叫「紗帽路」，和這座山的暱稱有關，在蔣介石還沒有替其取名「陽明山」以前，這座山就叫做紗帽山。我並沒有遠觀過陽明山的形狀，但是光靠著想像紗帽的形狀，我約莫能猜出這座山的模樣。

上山的路不是很陡，但也沿著山的曲線一路蜿蜒，其間有些山林步道，樓梯就架設在綠樹之間，通往一個幽幽的不可名深處，就像是桃花源一般引人疑竇。有不少爬山的人，在那些樓梯間來回，走進去，走出去，有的一路下山，有的一路爬上來，比起在車陣裡動彈不得的我們，顯得悠然自在得多，畢竟我們不願走路，只好忍受這身不能主的痛苦，而他們不辭辛勞的收穫就是來去自如，要做哪種選擇，單看自己。

山壁裡長著一些矮樹還有爬藤植物，跟一般深山比，陽明山這類植物太少，有種人工雕琢的做作感，我覺得一座山不該有這麼重的人工味，人不應該為了他們的私慾改變環境，然而，除了植物以外，滿山都是小別墅，深夜了還會有飆車族出沒，這又該怎麼說呢？陽明山，終究不再是一座純自然的山，他如今已滿滿的都是人跡，而這已經是他目前最「自然」的模樣。比起牛山濯濯，這些綠意，哪怕是刻意保留，或者先經過篩選的，好歹美則美矣。

到了山上，我們終於來到陽明山中國麗緻，這已經不是我們第一次來，大廳人來人往、接待人員服務親切，都與記憶中相去無幾。媽媽去辦 check-in 的時候，我和阿嬤就迫不急待來到櫻花平台。誠然「高處不勝寒」，這個高陽台和門口一比，風就大了許多，還是有許多人為了賞櫻，不畏風寒，坐在陽傘下品賞著咖啡，這咖啡不見得好喝，眼前的風景還是很有滋味的。這間飯店，除了主打溫泉以外，最大的特點就是櫻花了，飯店也是為此，才在陽台附近栽種了那麼多的櫻花樹，一年一年地栽，終於栽成這壯麗的櫻花霧海。

櫻花樹是圍繞著陽台，從一樓長上來的，跟去年的株株並茂比起來，今年的情形確實如剛才那位計程車司機所云，很多花都垂了、萎了，儘管面對著暖和的陽光，卻顯得沒什麼精神。最靠近陽台的那棵樹，相較之下，怒放得異常鮮豔，簡直和桃花沒兩樣，那麼的穠麗。

我拍了幾張照片，在 Facebook 形容她是「千樹萬樹櫻花開」，繽紛不已，簡直能把人的眼睛閃瞎。花能活得如此，哪怕最後依然凋零，好歹她的美已讓知情識趣的人欣賞過。不開花，她就不會凋謝；但是她開放了，便在生命最耀眼的一段時光盡情的燃燒，直至盡頭，她已值得了。

我喜歡拍攝櫻花時，把「嬌點」放在最接近的那一株，而她後頭映襯的千萬

朵，在鏡頭裡自然模糊的模樣，成了霧雨。我將那無心拍出的傑作設成了封面。來回瀏覽她許多次，把她的芳姿扣留在了心裡頭。眼睛看到的一剎那，終究比褪色的照片來得更為永恆。

晚間，我們下山到頂鮮餐廳吃飯。台北市區裡，很多樹上都掛著細細碎碎的小燈，像是星星長在樹上供人摘取一樣，近得不大真實，感覺不像是過年，反而像是聖誕節還沒過去。

進了 101 以後，阿嬤走路比較慢，百貨公司裡的人又多又雜，進進出出的，媽媽找不到路，也焦躁起來，到處亂走，不大理睬我和阿嬤。我攙扶著阿嬤走路，一位清潔工差點撞到阿嬤，她叫我去租一台輪椅，我謝謝她，卻看阿嬤不是很高興的樣子，我問她：「要不要我去服務台借輪椅？」她說：「不用！我自己會走！」

雖然中壢 SOGO 的人也很多，但我們逛 SOGO 時，不論是在各樓層亂逛，還是擠電梯，都從來沒遇到這種問題。我總覺得台北沒什麼人情味，先前我和同學一起到台北買書的時候，當時天空很灰暗，有霏霏小雨從天而降，各種顏色不一的傘先後打開，映襯得整座城市都灰濛濛的一片。台北的綠燈秒數不長，人們在斑馬線上來回穿梭，不論是過馬路，還是到台北車站搭車，我有好多次都被人碰到、撞到，我一直覺得台北人太忙碌了，走路的步調特別快，我想，台北人的生活是比較急促的。

搭乘高速電梯來到 86 樓時，我已經耳鳴了。餐廳裡的鏡面屏風是玻璃做的，地板全都是大理石，阿姨說這是很不體貼的做法，雖然奢華，但是沒有鋪設地毯的地方，很容易讓人打滑。裡頭的服務生都穿著量身打造的青花瓷中國風貼身套裝，男的帥、女的美，就好像精挑細選過一樣，他們收盤子、換茶都很殷勤，只是等到我阿姨付完帳，就沒有人再來倒茶了。

廁所的門很厚重，光是進去就很不方便。裡面有貴妃椅，可以躺著休息，馬桶蓋有把手，不必沾到手就可以掀開來，垃圾桶還是全自動開啟的。其實我覺得根本沒必要如此，至少我不會想在廁所裡頭躺著，我也不介意在掀馬桶蓋時沾到手，反正洗一洗就好了，只要腳踩一下就能打開的垃圾桶，我也不需要它自動。與其說是體貼，不如說是種不必要的浪費，我覺得太豪奢了，不過許多人來這裡，就是要享受他們的花費，所以對某些特定的人來說，或許還是必要的。

頂鮮的水產就養在餐廳的水族箱裡，阿姨說：「這些魚去市場買，跟在這裡吃的價格，差了十倍。」我媽媽指著這些水產給我看，說那是帝王蟹、那是象拔蚌。最後，我居高臨下看著「號稱百萬」的美景，一點一點的路燈，點綴在血脈

般錯縱複雜的細密道路上，五光十色的環繞著一幢幢矗立的高樓大廈展開來，包著一些架在樓頂上，閃耀著刺眼光線的大型廣告。媽媽自從去過大陸以後，整個人都不一樣了，她說：「台灣的格局終究比較小，上海的夜景比這壯觀多了。」

享用過魚翅、鮑魚、松露等平時絕對吃不到的頂級食材，坦白說，吃起來心裡是挺空虛的，就好像黃春明〈蘋果的滋味〉，想了很久，有許多的幻想，實際上吃起來卻是「泡泡的」，覺得為此浪費了很多，就好像沒有那麼好吃。雖說是一年一次的享受，還是阿姨作東，平時節儉慣了的我，卻寧可拿著這些錢，去買更多的書，或是當作更多天的生活費，不論如何，就是不想一次吃下肚，畢竟拿去買書的話，書會一直與自己在一起，吃下肚的東西，則是不論花了再多錢，都只會變成「米田共」被沖掉。

回到飯店，我和媽媽到大眾池泡湯，那是一個大家都坦誠相見、沒有避諱的場所，若是包著浴巾、遮遮掩掩的走進去，反而會顯得奇怪。在台灣這麼保守的國家，也只有在公共浴池裡，大家不必顧忌身材以及他人眼光，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放。男女浴場每天都會掉換，客人就能享受到兩側不同的風景。

這是第三年了，我和媽媽一起來泡湯。媽媽一直都在工作，從小我就是阿嬤帶大的，我自覺自己和媽媽之間一直有種隔閡，卻不知道媽媽有沒有感覺到。唯有每年的此時和她一起泡湯，她可藉此紓解壓力，我也能體會到難得的母子時光，儘管聊的都是些瑣事，泡的也不久，但是在純正溫泉水的洗禮之下，我們的相處就像是姊妹。小時候的我，還要阿嬤抱在懷裡，不然就會掉到水裡頭去，如今的我，卻是個女人了，跟媽媽之間的差距，也越來越少，我卻有點唏噓，因為這表示我也是個社會人士了，往後我的責任會越來越大，我卻還沒準備好要擔負起這個責任。

夜晚風冷，浴池裡開了好幾扇窗，爽快的涼風全都透進來，真是有清風吹我襟、風盈滿袖之感。一邊吹冷風，一邊泡極熱的湯，那冰火五重天的感覺，宛如雪地裡泡湯般，雖說沒有多餘的錢到北海道泡湯，那感覺也很類似了。

泡完湯，把身體洗乾淨，抹上梔子花香氣的身體乳，我感覺自己已置身南洋，可是從這「南洋」回去了以後，我又要重新回到學校這戰場裡。忙碌了一年，已經蒙塵的一顆心，又重新洗得光潔剔透，接著又要為了庸庸碌碌的瑣事重新弄髒，光是想，都有些怕了，然而年復一年，我還能努力下去，我將迎戰！

猶記小時候，自己什麼恭維的話都說得出口，當時很會討長輩的歡心，並以此為樂。如今的我，已經是成年人，不再想著要討誰歡心了，居然還能領得到紅包，雖說只是媽媽、阿嬤、阿姨的份，對於還沒出去工作的我，這筆意外之財，

也已經讓我謝天謝地了。

如今的我已退化許多，不是很會拜年，說什麼話都容易不好意思，又覺得許多的話，都是冗的，不必多說。我謹祝媽媽步步高升，也恭祝阿嬤福如東海，至於我自己，則希望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不求每年都出來度假，只求每年家人好好團聚。花，不是同樣的花，人，卻是一樣的人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